

ZHONG ZHOU GU JI CHU BAN SHE

欢 悲 楼 青

——中国名妓列传

ZHONG GUO MING JI LIE ZHUAN



ZZGJCBS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K828
41
2

ZHONG ZHOU GU JI CHU BAN SHE

青楼悲欢

——中国名妓列传

ZHONG GUO MING JI LIE ZHUAN



ZZGJCBS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青楼悲欢

中国名妓列传

闻韵著

责任编辑：袁健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（郑州市农业路73号）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孟津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8.25印张 142千字

1990年8月第1版

199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册

ISBN7—5348—0244—X/I·117 定价：3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里，纸醉金迷，光怪陆离，灵与肉，血与泪，填不满那荒淫无度的欲壑；这里是旧中国女性悲辱的领地，是达官贵人、纨绔子弟寻欢作乐、醉生梦死的场所，是灵与肉的搏击场，是血与泪的争斗地。浏览一下它的外貌，你或许会觉得它富丽堂皇，它表面上显示出旧中国的“繁荣”和“升平”，实际上却充满了荒淫堕落和无可挽回的颓势。这里，有淫欲、邪恶和掠夺，但也有真理、正义和爱情。不了解它就不可能全面了解旧中国的女性，因而也不可能窥视到女性文化的堂奥。

目 录

一、风光一曲无限怨

- 南唐名妓秦弱兰传奇…………… (1)
- 一、宋丞相巧设牢笼计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秦弱兰宴前显身手…………… (5)
- 三、陶学士孤馆泄真情…………… (11)
- 四、留客所一场风月梦…………… (16)
- 五、风光好成就风流梦…………… (23)
- 六、生不测好梦成泡影…………… (29)

二、名冠教坊李师师

- 一、佛门弟子…………… (35)
- 二、名冠教坊…………… (42)
- 三、风流皇帝…………… (46)
- 四、多情骚客…………… (56)
- 五、此恨绵绵…………… (60)

三、红颜流落埋香径

- 陈圆圆传…………… (64)

- 一、慕名访姬…………… (64)
- 二、田府宠妾…………… (68)
- 三、如愿以偿…………… (76)
- 四、机敏自保…………… (83)
- 五、祝发为尼…………… (89)

四、名媛侠姝河东君

- 柳如是小传…………… (94)
- 一、天涯觅知音…………… (94)
- 二、误攀连理枝…………… (102)
- 三、一水分泾渭…………… (109)
- 四、拼死斗梟徒…………… (116)

五、桃花扇底风流怨

- 李香君小传…………… (124)
- 一、提亲…………… (124)
- 二、圈套…………… (127)
- 三、眠香…………… (129)
- 四、却奁…………… (132)
- 五、逃祸…………… (136)
- 六、拒媒…………… (140)
- 七、守楼…………… (143)
- 八、寄扇…………… (147)
- 九、骂筵…………… (150)
- 十、遇捕…………… (153)
- 十一、入道…………… (156)

六、平康巷中夜明珠

- 秦淮名妓董小宛传奇……………(161)
- 一、惊鸿一瞥……………(161)
- 二、秦楼受辱……………(165)
- 三、避祸吴江……………(172)
- 四、三访半塘……………(183)
- 五、兰馨玉碎……………(195)

七、疾风暴雨中的罍粟花

- 赛金花小传……………(203)
- 一、状元娘子艳惊东欧……………(203)
- 二、山倾水流复落娼……………(210)
- 三、赛二爷名满京师……………(218)
- 四、向黄昏晚景凄凉……………(226)

八、青楼班头胡宝玉

- 一、动乱中小佳人诞生……………(233)
- 二、入青楼林黛玉扬名……………(236)
- 三、嫁杨四先喜后悲……………(240)
- 四、恋名旦始乱终弃……………(245)
- 五、遇危难巧识罗伯斯……………(249)
- 六、慕英雄心仪马永贞……………(252)
- 七、红颜老黄浦葬孤魂……………(255)

风光一曲无限怨

——南唐名妓秦弱兰传奇

一、宗丞相巧设牢笼计

公元960年，后周禁军统帅——殿前都点检赵匡胤，谎报军情，说后汉和辽朝会盟进攻后周，奉命带兵北上，至陈桥驿发动兵变，夺取后周政权，登上了皇帝宝座，建国号“宋”，是为宋太祖。

赵匡胤登基之后，即着手于统一中国的大业。乾德元年（963年）也就是赵匡胤即位后的第四年，赵匡胤聚集文武百官，商议下江南取南唐之策。翰林学士陶谷主动请缨，愿凭三寸不烂之舌，劝南唐后主李煜投降大宋，免除两国刀兵之难。赵匡胤准奏，就令陶谷以索取图籍文书为名，出使南唐，探清南唐虚实，伺机劝说李后主降宋。

陶谷字秀实，鄱州新平人。本姓唐，为避后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姓陶。出身名门望族，祖父唐彦谦尝曾历任慈、绛、沔三州刺史，有诗名，自号鹿门

先生；父唐涣领夷州刺史，唐末大乱，被邠帅杨崇本杀害。陶谷随其母寄居杨家。陶谷幼小的时候就很聪明，十岁能写文赋诗，强记嗜学，博通经史、诸子百家、黄老佛学。宋太祖即位时，他已年逾花甲，但他风度翩翩，两鬓不霜，行如疾风，站如苍松，俨然正当壮年。

不说陶谷整治行囊，准备赴南唐之事。且说同僚李谷知陶谷将赴江南下说词，急遣使驰书南唐韩熙载，书云：“大宋使者翰林学士陶谷，名从五柳公，骄而喜奉，宜善待之。”这韩熙载本是李谷的同学，李谷仕宋朝，韩熙载为南唐金陵太守。虽处两国，各为其主，但二人书信不断，韩熙载曾致书李谷，戏称：“江南如果让我当丞相，长驱以定中原。”李谷答书也是针锋相对：“假如我能为中原丞相，下江南如探囊取物。”陶谷赴江南，李谷深知其人个性，怕失了两国和气，特嘱韩熙载要好好接待他。孰知李谷的一番好意却招来无限风波。

却说韩熙载接到书信，就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南唐丞相宋齐丘。齐丘本字超回，生逢乱世，世风日下。齐丘忿然力学，根古明道，宗经著书，声名大振。有人知其取名之意，攻击他“齐大圣以为名，超亚圣以为字”。他自知不及，羞愧难当，改字子嵩。听说大宋使者陶谷来南唐索取图籍文书，立即明白了他的真实用意在于游说劝降，宋齐丘一面让

李后主称病不予接见，一面安排韩熙载用计，把陶谷留在驿馆，消磨陶谷的锐气，然后将他赶回宋朝。

再说陶谷晓行夜宿，不惮劳累，风尘仆仆地赶到金陵，早有金陵太守韩熙载在江岸迎接，送至驿馆，为陶谷接风洗尘。次日早起，陶谷就急着面见南唐李后主，被韩熙载挡了驾。

“后主偶感风寒，身体不适，已把朝政托付给宋丞相，居于后宫养病。学士若一定要见后主，容少等待，后主龙体康复后，自会传旨接见你的。”

韩熙载的话在情在理，陶谷一时想不出更有力的理由，只好采纳韩太守的意见，暂住驿馆，一面访求图籍文书，一面安心等待时机。

七月的金陵，远山苍翠，林木葱茏，田中稻苗绿油油的，微风乍起，一起一伏。金陵历来是虎踞龙盘、风景旖旎之地，初秋季节，更是十分迷人。陶谷得了空闲，便也到处走动走动，看看风景，探一探金陵王气之地的虚实。不知不觉，已到仲秋。八月将尽，他还没有得到面见李后主的机会。

这天，下着淅淅沥沥的秋雨。陶谷独坐驿馆，无聊至极，望着院中的两棵老楸树出神。到达金陵已近两个月，李后主一直托病不见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难道南唐君臣已有人猜出了我此行的真实用意？李后主风流蕴藉，诗词歌赋，品竹调丝，皆是

行家里手，堪称右文之主。我陶谷是堂堂的翰林学士，文名在外，李后主焉能不知？若知我来南唐，他纵然有病在身，也会召见我的，哪里有月余不见之理？定是有人从中做手脚，阻止我见李后主。想到这里，陶谷忽然有一种受骗的感觉。堂堂的大宋翰林学士，被小国之邦的几个官僚糊弄了，岂不是天大的耻辱！回到汴京，怎么向太祖交旨？怎么向群僚交待？

正在这时，韩熙载冒雨而来，身后跟着乐探和驿卒。

“陶学士，下官近日俗务缠绕，不得脱身，疏于看视，望学士恕罪”。

陶谷见韩熙载来，不知是喜是忧，心中怨恨却突然升起，说起话来格外气粗：“先时韩太守偶而还来通报一下宫中信息，后来干脆就不照面了。若是不让见你们君主，痛快一点，直截了当地说出来，我陶谷回到天朝也好有个交待。”

“学士不要动怒，下官正为此事而来。昨接宋丞相钧旨，特来请学士赴宴。丞相忙于国中大事，一向难得抽出身来，知学士等待已久，特设宴谢罪，令小官相请。学士一定赏光。”韩熙载诚恳相请。

“既然宋丞相相请，焉有不去之理。请即前行。”陶谷想借此机会会一会宋齐丘，争取尽快见到李后主。

出得驿馆，韩熙载令乐探去勾栏瓦肆、教坊乐府，喊几个金陵歌妓去相府歌舞侑酒，随即和陶谷登车直奔相府。

相府里大张宴席，一派喜庆气氛。宋齐丘闻报陶谷来到，急降阶相迎，执手而言：“本官忙于朝务，没能及时看望学士，多有不恭，今置酒相请，以谢不恭之罪。”

“丞相朝中要人，陶谷今日得见，已是三生有幸。”陶谷满肚子怨气无处发，并不领情。

“金陵馆驿简陋，学士能习惯否？”

“简陋倒无所谓，只是凄冷令人难忍”。

“学士怨气不小哇！待酒足饭饱之后，有了气力，学士再向本官发泄如何？”

“请！”

“请！”

陶谷和宋齐丘一边舌战，一边分宾主落座。两个倩女端上两杯溢香的热茶，分放二人面前。

宋齐丘端起茶杯，抿了一口，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。这笑意，只有他才明白：陶学士，陶谷，看你怎样应付我这别出心裁的“鸿门宴”。

二、秦弱兰宴前显身手

不大一会，酒席备齐，宋齐丘和韩熙载殷勤劝

酒，气氛一时十分融洽。

陶谷一介儒生，本无海量，抵不住二人苦劝，只好略略饮了几杯。几杯酒下肚，陶谷已是脸飞朝霞，面呈赤色。陶谷借着酒力，对宋齐丘说：

“宋丞相，我陶谷是上国使者，你把我孤零零地扔在馆驿月余，不知是何用意？是瞧不起大宋，还是看不上我这个翰林学士？”

“哪里哪里，我宋齐丘再有能耐也只是区区南唐一丞相，怎敢轻视陶学士，更不敢瞧不起大宋。”宋齐丘不恼不怒，显得很有涵养。

“既然如此，为何迟迟不让我见李后主？”

这时，韩熙载不紧不慢地挤进来：“陶学士，你听惯了中原慷慨悲壮之声，今天就请欣赏一下江南清丽柔媚之音吧”。说完，不待陶谷同意，朝门外喊道：“歌妓入席助兴！”

随着喊声，几个面呈粉黛、衣着锦绣的艳丽女子款款来到席前，对着宋齐丘、陶谷和韩熙载深深施了一礼，站立两侧，等待主人的命令。

“陶学士，您喜欢什么曲子，请点上几支。”

陶谷心绪本来就不好，又怕喝醉了酒失了学士的身份，授人以柄，推辞道：“陶谷见识浅陋，不识南曲，也就免了吧。”

“宴前无乐，不成欢乐。学士不必推辞。”

“大丈夫饮酒，哪里用得着女人！我不喜和女

人同食。让她们都退下，不要惹怒我。”陶谷严词拒绝。

“既然学士不喜与女人同食，那就让金陵名妓秦弱兰为学士把上几盏吧。”韩熙载让其他歌妓退下，留下了秦弱兰为陶谷劝酒。

这秦弱兰是金陵名妓，幼入教坊，色艺俱佳，有色冠金陵、艺压群芳之誉。今天，为了应付韩太守交付的使命，她略施粉黛，淡扫蛾眉，腮如桃花，口似樱桃，云鬓高耸，兰佩低缀，酥胸颤颤，腰肢款款；一投足，如风摆嫩柳，一举手，似雏燕凌空。一入相府，那些公差仆役、小官小吏如见仙女，惊羨不已。若不是为对付陶学士，他们这些人哪里会有这等眼福。秦弱兰是上厅行首，金陵歌妓中的一枝花，虽在勾栏瓦肆、教坊苑中，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一睹芳容，一亲香泽。今天，若不是乐探亲赍太守的手令，是很难请动她的大驾的。

相府摆宴，秦弱兰原以为是台阁重臣要寻欢作乐，正愁无法应付。到了相府，才知是款待宋朝使者。入席一看，见只是一个书生，也就放下了心。对付书生，她自信是有办法的。初入青楼，她看不惯那些脑满肠肥的官僚和商人，也不愿侍奉纨绔子弟。鸨母拿她没办法，就让她接待那些前来寻花问柳的书生秀才。一来二去，她对书生有了基本的了解。那些混迹烟花柳巷的书生秀才，自视清

高，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，言必称圣人，开口少不了诗云子曰，但他们沾花惹草的功夫远远不及浪荡子弟；他们囊中空虚，却仍装出一副腰缠万贯的样子；本无能力自救，却偏偏悲天悯人；动不动摆出“如欲平治天下，舍我其谁也”的架势；喜欢空发议论，坐而论道，而付诸实践者少；本是可怜兮兮，却大言不惭，说什么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“我辈岂是蓬蒿人”。她凭着雾鬓云环，黛眉星眼，周旋书生，应酬秀才，悲欢聚散，二三年经到有百千番，早上还是情切意浓，转眼间又如路人，哪里还有真情实意的情侣。后来，秦弱兰以其赛西施的美貌誉满金陵，加上她那百啭的莺喉，婀娜的身姿，很快成为金陵名妓，追欢卖笑，迎新送旧的事儿少了，但为那些高官贵族执杯把盏的事儿多了，陪伴风雅儒士嘲风弄月的时候多了。她常常略施小技就拨弄得那些达官贵人、风流儒士神魂颠倒，如醉如痴。不过，她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对付陶谷比对付初出茅庐的雏儿要难一些，他毕竟是有过沙场经验的。

弱兰双手擎盏，轻移莲步，来到陶谷面前，朱唇微启，冲着陶谷嫣然一笑，金玉之声不绝于耳：

“学士，请满饮此杯！”说罢又朝陶谷飞了个媚眼。

笑是女人的武器，被迫在皮肉中求生存的妓女更少不了这样一种武器。秦弱兰是金陵名妓，见过

各式各样的寻花问柳的男人，做出过各种各样的笑态。往日，只要她星眸略盼，朱唇轻启，那些人便一个个骨酥筋软，失去了威严清高的风范，露出了亲女色、耽花柳的本相。偶尔有几个能稳住意马心猿的男子，过了她的笑关，却难过她的歌唱关，常常是席上歌金缕，书生秀才们则一个个樽前倒玉山，再难掩其风流相。

哪知道，这陶谷却是一副古板面孔，佯作不见，不予理睬。秦弱兰进不是，退不是，只好双手擎盏，恭恭敬敬地站立陶谷面前。

“陶学士，秦弱兰是金陵名妓，善解风情，凡夫俗子断难享此福缘，今日为学士敬酒，学士怎能不赏个脸面？”韩熙载推波助澜，殷勤相劝。

秦弱兰见一笑没有效果，便再盈盈一笑，化解了刚才的尴尬。这一笑又有一种勾魂慑魄的力量。

“陶学士慧目不启，不知是不屑见我秦弱兰，还是怕把持不住意马心猿？学士是当世名儒，岂不知圣人之教：‘食色，性也’。何况贱妾只是劝学士一杯酒？”

陶谷仍是闭目养神，不愿看一眼眼前这个风姿绰约、仪态万方的金陵名妓，冷不丁地扔过来几句噎死人的话：“五音令人耳聋，五色令人目盲。听五音，观五色，正经事儿都做不成了。”

听了这几句话，秦弱兰气得想转身就走，可是

不行啊！她是奉了太守之召、丞相之令来劝酒的，若完不成这个任务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得罪了金陵太守和当朝丞相，那后果是不难想象的。她施展擒拿手段，引陶谷上钩，可陶谷古执呆板，不仅不上钩，而且竟然不肯正眼相看，冷冰冰、沉默默，明明是一个冷血动物无情汉，双眉间堆满冬凌霜雪，两鬓间挂着紫寒。陶谷不肯饮酒，丞相、太守一个个面若冰霜，冷得可以刮下一盆冰屑。她本是一个歌妓，没想到出名后竟有这多麻烦，厌恶官场争斗，却被逼上官场应酬，不懂政治斗争的险恶，却偏偏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。身不由己，不能自主，任人役使，任人宰割，实在是妓女的不幸。她不敢显出半分的不高兴，只好强作欢笑，继续周旋。

“秦弱兰侍奉许久，学士难道不肯怜花惜玉，让她一直恭侍在侧吗？”韩熙载不失时机地再劝。

秦弱兰又跨前一步，娇媚地轻推陶谷一把，娇滴滴地说：“学士，您就饮了此杯吧！秦弱兰已是两臂酸，双腿麻，再站下去，您就那么忍心么？”

“靠后！”陶学士怒叱一声，拂去搭在肩上的手臂，愤愤然道：“小官乃孔门弟子，谨遵圣人之教。圣人云‘放郑声，远佞人。郑声淫，佞人殆。’小官平生目不视邪色，耳不听淫声。太守今日何故定要此女子劝酒？难道欲侮辱下官不成！”

“学士何出此言！岂不知入乡问俗之理！学士